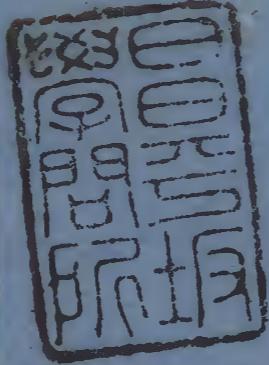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書說

二十一之三

九百八十七



漢書門			
二〇六	三	九	三
一	二	九	三
五	八	五	冊
五	八	五	架
類			

內閣文庫			
二〇六	三	九	三
一	二	九	三
五	八	五	冊
五	八	五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595 (197)
函號	309 21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淺草文庫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

梓材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高故地不遷之民封康叔為衛

侯以治之所以作三篇之書夫命康叔為衛侯封

諸侯一事耳而三篇之誥如此之詳前此命臣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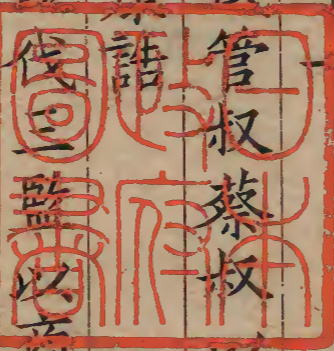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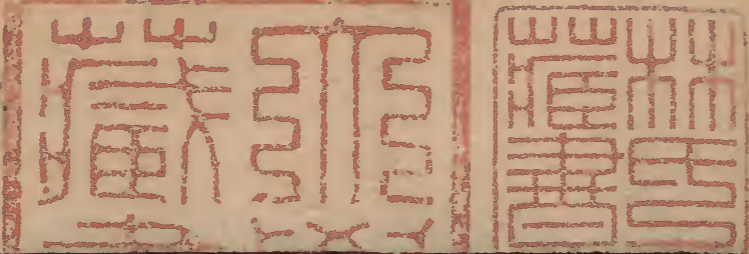
未有也唐虞之命九官止一二語微子蔡仲之命

不過一篇特於康叔而詳者蓋當三監既叛之後

民志未定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國家所繫所以命

之不得不詳亦時變也所謂餘民者三監既伐商

通志堂





之大家世族已皆遷于洛邑其存而不遷者謂之  
 餘民遷于洛邑者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周公  
 以聖人躬師保之任重以君陳和其中畢公成其  
 終不遷在商曰餘民者命康叔以訓誥之至於三  
 篇之書以此知商民難化周公成王愛護保養之  
 詳如此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生魄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而來以供洛邑之役夫

斧斤板築之事不免勞民而大和會以赴役如文  
 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必有以感召之也要荒之  
 外無不供役見作洛事大役重動天下之諸侯然  
 為諸侯者王室之大興作供役亦有分也周襄欲  
 城成周尚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  
 幾衛世叔之徒皆至況成王之時乎百工者百官  
 也播揚鼓舞使民之情皆和協懽悅著見功績于  
 周士與事同也周公於是勞來慰撫廣敷大命以  
 詔誥之自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說者以為  
 脫簡疑洛誥之文不知其脉絡正相關繫蓋所以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欲遷商民使之邇王室以



化厥訓也所以命康叔為衛侯者使之撫養訓導  
 不遷之民也兩事皆為商民故也巳遷之民作洛  
 邑以處之又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之不遷之民  
 使康叔以治之又作康誥酒誥梓材之書以告之  
 合言於此表裏所以相應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奉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於成王其辭則

周公之於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於成王之意  
 所以謂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者康叔諸  
 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先告以文王之事也  
 言爾之大有顯德之文考能明德謹罰此四字深  
 見文王之心明德者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  
 于西土也謹罰者兢業祗畏視民如傷也鰥寡之  
 民常人所易侮者文王以如傷之念持不敢之心  
 而矜憐保養如恐不及仁愛之誠自然著見公所  
 稱皆文王之實德也夫自古為治者亦有明斷之  
 君然多於臨事恃其明斷微細所失不復自知私  
 意之明非克明也文王之克明乃惟天之聰明之





明知之曰明哲之明心理洞然無有障蔽克明德  
 謹罰不敢侮鰥寡盡天之心也庸庸祗祗威威顯  
 民合天之德也是以天下之人高明榮獨如承大  
 祭無一毫分別之心此文王明之至也凡君道人  
 所當為隨所寓而契於理當用者則用當敬者則  
 敬當懲者則懲生成肅殺各歸其分天何心哉此  
 道顯然昭著暴白於民誠之不可掩也所以能肇  
 造區夏而艱難積累修之之功自一二邦以始文  
 王有至仁至明之德我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  
 如山其視文王如天如父有怙恃覆冒之功德之  
 昭升聞于上帝帝休美之文王之德敷達于上帝  
 之時蓋與天為一矣此周公見文王之深也天既  
 休美文王故大命之天之天命本於無心莫之為  
 而為者天之命也遂以殪戎殷之責付於文王大  
 勲未集武王成其創始之意終能大受天命萬國  
 兆民各安其居而咸有次序終不負於天之責夫  
 文王開創於其始武王克勤於其終原其所本固  
 天命文王而終天命成王業者乃寡兄武王懋勉  
 所致周有天下艱難如此故汝康叔小子得於此  
 東土而為諸侯此深警康叔使知所自勉也康叔  
 臨衛邦苟以為分土受封一代常典則此心慢易  
 矣必思夫得為諸侯之所自來則今日安可不勉



一篇之精神盡在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兩語提起康叔不敢輕易之心自然感動奮發勉厲而不敢忘矣文王三分有其二終身以服事殷後之言肇造者集大命者皆曰文王見天命人心已在文王武王承之自有不得不然者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遘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康叔聞周公之言固已悚動周公又嘆息而言之使念其告戒之意今商之民在康叔能率行文王之事耳何者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為侯必以能通文王之事望之祗遘者敬而述之也商民之望如此為康叔者當紹其所聞使承續而不間斷夫文王為之父武王周公為之兄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侯所臨既新則舊聞不相承續而道德之旨日忘矣如人在父兄之側所聞必正離父兄之側則異聞或有以害其正者康叔於此當佩服先王之道德言日夕覆被在身使所聞相紹則足以副民之望此周公告康叔之至切也爾之所往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舊典豈無存者必於其地敷而求之況商民之情素安乎



商先哲王之訓循而行之必可以保乂商民矣又當求商耆老成人之訓商賢聖之君必有老成人爲之輔就而詢焉廣大深遠而思惟之蓋老成之言初若無味思惟至於廣大深遠方有所得如武帝忽申公之言申公誠耆成人矣武帝少丕遠惟也宅心知訓者人心未宅則一念潰亂雖有老成之言無由知之言之精微聽而不悟未造閫域則閫域之中固不知也惟有所宅則有所知虛靜而不礙故也康叔所見所聞不爲不至矣既已承續佩服文王之訓又廣敷求商先王之典又遠惟商耆老成人之訓家之所聞紹之不忘商土之遺風舊典復不失墜可以足矣猶以爲未也復使之求義皇堯舜禹湯之法此工夫無窮也後世之人或守其師之一說或信其書之一義自以爲有餘與周公告康叔之意廣狹大相遠矣周公欲康叔求之先王求之商先哲王求之商耆老人又求之古先哲王凡羣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而悉見如學者多識前言往行則有得於無窮之理會古昔康保民之道治民無餘蘊矣康叔果能多求徧師衆理該通學問精深至於與天同其大自自然心逸日休綽綽而有餘裕近於聖人之地地方免廢王命之責夫徧求前聖學問經歷如此既與天同



大有心廣體胖之効可謂蓋世之功業周公謂乃  
 能不廢王命僅可免過而已人臣之職分豈易盡  
 哉必如舜與曾子方能不廢父命必如舜與周公  
 方能不廢君命則為諸侯者可安然而在人上乎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  
 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周公復以王命嘆息言之今命爾為諸侯非欲富  
 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耳以商民累汝不可認  
 以為富貴之具也蓋為諸侯豈易事哉上有天命  
 之可畏惟至誠者輔之則將奉天者不可有一毫  
 欺偽之心是奉天實難也下有民情顯然可見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而小人之心中最為難保是安民  
 尤難也天心難奉民心難安豈非桐瘝乃身乎爾  
 自此以往當盡其誠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憂責  
 之重豈暇為遊畋聲色之樂以自娛此心當專一  
 於治民乃其又民者用志不分之意也此心不分  
 於逸豫則必專於又民又民之工既專即所以奉  
 天也我聞自古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但不可有耳  
 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  
 惠所不惠也懋所不懋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



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以為弭怨之道  
 汝能服行其事乃可以光大王室應保商民應者  
 內外相應也蓋康叔能保商之餘民則商之新民  
 由茲而可保康叔之治與周公之治相應則商土  
 之民情與洛邑之民情相應然則周公之告康叔  
 者即其師保之道也殷民之保則新民自是而作  
 矣作者彼此相視而興起之謂也如此乃所以輔  
 成我一人宅天命當時王室安危所繫正在商民  
 民得保養則王業鞏固而天命可必其定矣新民  
 者所遷之民也新遷之民在洛邑周公既師保之  
 可與於康叔蓋商民大家世族雖已遷洛其朋友  
 親屬故舊交遊多於故地相去之遠而人情未嘗  
 不相通貫周公雖化導新民而商故地之民或不  
 得其化則洛邑之民亦不能不動其心惟康叔能  
 保商民而使之安定則新邑之民觀感于外亦得  
 以自慰則周公之與康叔表裏相應內外相濟而  
 作之之責反在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  
 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康叔以衛侯為周室司寇之官司寇刑官也故康  
 誥一篇多言明刑之理敬明乃罰者使之於刑罰



之事加欽謹省察之心輕重之際權不可忽也有  
 罪之雖小而非不幸之過乃故意自作亂常敗俗  
 乃不可不殺舜典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也又有  
 罪之大者而非故意為之不幸至此既稱道其罪  
 以著之論定之餘乃原情以赦之時乃不可殺舜  
 典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是也雖然宥過無大固無  
 可疑小罪不可不殺豈小罪皆殺之乎蓋敗常亂  
 俗之人或繫社稷之安危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  
 原不殺則為害甚大故雖小亦不可不殺曰有者  
 謂小罪之中或有之乃不可不殺若其他小罪不  
 殺固宜至於既曰皆矣又必道極其辜何哉蓋大  
 罪過悞苟即赦之起人舞法之心蔽罪不可不論  
 法有司不可不奉法臨時斟酌聖德運用不測之  
 權也聖人慮事之周密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  
 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  
 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  
 刑人

周公又摠言為治有序汝當大明天下之服服事  
 也惟民其相正勅相勸勉皆協和矣若有疾者治  
 民如有疾者之調護醫治民將改心易慮不為罪  
 咎而遷善遠罪矣若保赤子者保民如赤子之未



能言不可以苛法治當衣則衣當食則食用心切  
 至則民其可以康寧安治之矣此為治之敘不可  
 易之理也非汝封以下懇懃告戒反覆之辭也非  
 汝封刑人殺人刑人殺人皆天討也豈汝封之權  
 乎無或刑人殺人申戒之辭不可或有刑人之意  
 又言非汝封殺人者總說兩句非汝之權也又曰  
 劓則人無或劓則人史官記周公勤勤諄復之意  
 言不特於大罪如此劓則微罪亦不可時有自用  
 之心周公恐其大罪謹之而小罪輕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

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康叔本國之事也外對內言內者康叔所掌  
 司寇之職於王朝者也謂汝列是法以司牧有眾  
 商之舊刑自有倫次若周室之法天下通用司寇  
 所掌是也邦國之法從民之便罰之在商而有倫  
 者可從也又申言有囚當斷要察其情矣將斷之  
 時又思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深思洞察畢見其理  
 方可斷罪周公恐康叔於本國事有易心所以告  
 之如此其切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  
 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



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罔弗慙  
 前章言康叔治民當用商刑不可輕此章又申其  
 意謂汝當鋪陳其法與事兩者相當然後用刑斷  
 之又必於商家常法之中用其可行之刑與可行  
 之殺何者商法固不可不用其有不合宜者則其  
 法不足以定當時之罪故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  
 又不可有所遷就以從己意次者次舍之次也用  
 殷彝以舍於己之意是舞法也惟克天德自作元  
 命至公無私此心與天同體方無愧於用刑而治  
 心之工夫當自遜始惟遜順謙下不萌傲忽此心  
 則虛虛則平平則公公則明雖已盡無一毫不順  
 井井然有條理矣亦不可自居其遜若未有一毫  
 遜順之事心常不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已汝  
 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我觀羣臣之中忠誠為善  
 未有如汝之心者而我之心德亦惟汝知康叔既  
 稟本心之善又能知聖人之心德周公所以付之  
 盡遜之工因其存心先已有所用力也凡民自得  
 罪以下數句說者以謂與上文不協蓋周公舉一  
 端以為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  
 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彊勇悍又不畏  
 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於  
 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

增修書說卷二十一

七

通志堂



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己也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  
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憂矧惟外庶  
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  
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  
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  
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子  
一人以憚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用刑之本意蓋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所以維持人之大倫也元惡大慙巨姦極  
惡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況子弗祗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  
哀大不友于弟是人倫顛倒相戕相賊矣夫為人  
子者幹父之蠱供為子職不敬順其事反大憂傷  
其父之心父又不能愛養其子反疾惡之父子交相  
怨也弟不思夫天敘至明之理長幼自然之序乃  
傲很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之鞠養大弗友于



弟兄弟交相戕也惟弔茲弔至也至于此地豈不  
 為我正人得罪夫天之立君立師網維人倫使民  
 知教化父子兄弟各安其分也今戎賊至此則為  
 之正人如卿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耶天之降衷  
 秉彛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商民染紂之流風敗  
 政人倫廢壞至於此極紂率天下以惡其罪既不  
 可免矣今商土餘民舊染未忘苟復至此則為我  
 正者亦必得罪必也昭明整理使三綱五常復其  
 常經猶有違者用文王所行之罰以刑之無赦前  
 言殷罰曰彛此改文王之罰而曰作者殷先王之  
 言罰常行焉耳經紂之惡人倫戕賊文王憂之想  
 於維持綱常之罰加作焉作者創立之謂深救而  
 力懲之也見於周禮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  
 作耶故大畧用殷罰父子兄弟之際則用文王之  
 作罰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蔽  
 殷罪撥殷亂之所在也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大  
 難憂者憂憂乎其難之謂也何則文王先自治其  
 在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  
 所以能作罰也不用文王自治之道徒用文王自  
 作之罰何由致民心之服外庶子者非王朝之人  
 也又況汝國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者有正人為  
 官之正者又小臣凡有符節者皆汝所統屬當有



以為之表率不然則不體上之意各立門戶乃別播敷造民大譽收恩買名自植私黨弗念上之意弗用上之命合以病其君君臣上下皆相牽引入於惡地至于此時成王周公乃大不滿而惟康叔是惡非所望以治衛之意也為康叔者當速由茲義率殺曰率者與上率字相應由此義以表率之表率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之此乃為君為長之道苟康叔不能自治其家人及小臣外正左右執事之人徒用威虐以脅其從何以得其誠心之應是大放棄王命縱使民畏而疆服其治已非用德故曰乃非德用又既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又當無不克敬其典典者常也君臣父子兄弟是也乃由裕民者寬裕之道誠敬之工不可迫蹙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念寬裕之理也文王之刑妻至于家邦敬忌之念至矣康叔而不深惟焉敬典裕民之道安在哉爾尚心口相語我庶幾有及乃常恐不及之意如此則成王與周公方有以自慰其心矣以懌與朕懌相應周公言康叔之治至於引惡則康叔為成王周公所懌康叔之言至於有及則成王周公因康叔以懌言君臣內外關係一體之至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



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前既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自此以下成  
 王所以自責也爽明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  
 有以開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迪者其責在  
 人君也我又思商先哲王之德用康寧保乂其民  
 作而求之今之民無以開導之何由以至於安穩  
 吉康無以開迪百姓則爾衛國亦為無政矣終言  
 身率之意也後世人君風俗敗壞忿嫉百姓聖人  
 則皆於吾身求之元惡大憝惟我正人得罪雖以文  
 王之罰刑之必正身以表率之至是又以導迪之  
 責歸于己深知人君之職分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周公又敘成王之意以命康叔謂我不可不監文  
 王與商先哲王於用刑中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所謂德之說者即不率大戛文王敬忌之謂也今  
 民未安靜其心放蕩未知所止戾止也開導至于  
 再三矣尚未翕然大同以從化夫開導再三而民  
 心不同周公不謂民頑乃言我國家開導未至則  
 周公不敢一毫輕傷於民可知矣我顯然思惟天  
 其有罰以殛絕我以不能治民之故我何敢怨此





成王周公自反以感動康叔也夫開導雖已再三而民心既未同必誠意未至德教未修而君職不盡若天罰我實無可怨之理成王周公尚爾則為康叔者當如何耶己之有罪亦不在大亦不在多苟有一毫未盡則不足以化民況已顯聞于天乎蓋誠之不可掩一念之間天實鑒之而君子之自反苟有一毫之過如上帝之臨乎其前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彛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教康叔以用工之地也凡民之怨皆上之人有以召之故曰作為人君者視民如子惟恐傷之凡有一毫致民之怨者皆不可作勿用非謀非彛教康叔明善之理也人之為善者多為異端邪說所惑必也非先王之言不從非先王之法不遵久必斷之以我之誠蓋非謀非彛紫之奪朱鄭之亂雅最難辨也若不能斷之以誠則是非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將有受其欺者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進學作聖亦必自彊不息乍出乍入學何所得惟大為規摹乃能敏德用安康其心顧省其德顧者省察自驗君子三省九思之道也是以謀慮深長治道寬裕致民於寧蓋修己有餘百姓方安使為



君者至誠有虧敏德有閒心不康德不顧猷不遠則民無由安一身之中皆瑕疵矣康叔能此則已至成已成物合内外之地君方親愛之何由指其有瑕疵而殄絕之乎自乃汝盡遜以下皆自反之意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自反既至皇天復何親哉命之無常固也知天命之無窮念念不忘終始此心兢兢不息以保天命可也不可棄絕我之言享者如享五味八珍之享使味其言也明者使不昏迷其意也服命者所戒全篇之命也又當尊其所聞方可用以康乂其民若不尊所聞則聽之輕慢安能康乂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不可替慢所敬之典果能聽我告汝之言方可世享其國夫康叔以眇然小子一旦受封聞周公大聖人之告語其敢不聽周公之懃懇若恐康叔之不聽何耶期望之切至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二

酒誥第十二

周書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爲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蓋酒之爲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大抵有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彊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之病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



肇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士以至于少正御事使  
 謹者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為西伯何以  
 得告庶邦多士蓋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  
 士者也文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紂  
 為長夜之飲沈酣於酒池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  
 已故文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畧有間耳則工夫  
 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酣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  
 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非人之所能

為也以酒論之麴蘖水火之齊皆天所置有是理則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

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  
 已非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  
 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  
 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  
 心之外民為酒所用即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彛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  
 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眾迷中獨悟眾醉中獨醒者所  
 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庶國惟



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胙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為麴蘖所迷奪矣文王言我民當導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之人爾小子當聽祖考之彛訓祖考者老成之人也歷事既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聰聽者欲其用精神以聽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時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為小德而不戒是以至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為一不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國之事康叔當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嗣續而無怠統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以事其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何暇於縱酒乎安常樂業念不至酒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其有肇牽車牛遠服賈出而為商以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



歸而喜躬自洗濯腆厚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用酒周公前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用酒者蓋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為官長者皆在爾統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羞養老成人乃為君當然之事爾方可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

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縱乃所以養其溫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謂爾長永觀顧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言一節一行者易而一飲一啄之際為難謹康叔若非常永觀顧省察一動一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此矣爾庶幾能羞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



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信為王者  
 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  
 夫不荒于酒躬率一國之民亦為國君常事爾而  
 其末所以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蓋進  
 德之驗惟於其最難屏者工夫密察則德進不已  
 而天亦不能違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達觀  
 時省稽考之君不忘於動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  
 而入而中德所厚邪慮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  
 若於永觀作稽而深求其所用工則知所謂天若  
 元德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隸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學者為學必省察其身苟有瑕過因循難去必日  
 消磨蕩滌使浸浸遷變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  
 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  
 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  
 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  
 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  
 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  
 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為消長所  
 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棊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  
 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  
 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  
 顯越尹人祇辟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  
 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  
 敢不畏能畏小民是真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  
 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  
 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今天其命哲則哲  
 亦人在本然之明不保持則有時為物所蔽而昏  
 矣盛德之王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與贊成一  
 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職者  
 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  
 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輔  
 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  
 況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  
 臣之心在棊恭上下皆於恭敬用工矧曰其敢崇  
 飲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  
 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僚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  
 居者皆不敢沈湏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內



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為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為事見商之時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祇辟者蓋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為明所以謂之顯尹人百官諸侯之長也尹人之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恭之中於尹人祇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酣身紂為長夜之飲置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祇敬保養者專在於怨不能轉易先王之興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乃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豈當保復不能轉易祇保者猶言惡力已及不可復救也乃大惟縱肆淫泆於非法之中用燕飲以喪其威儀夫一動一作無非天命之流行也縱酒之至威儀悉喪民罔不盡傷心君民相親見君如此動其良心盡然傷感傷感重於怨怨之極而無可奈何乃至於傷民傷心矣紂猶



不自覺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惡漸長無有休止反  
 自以為安逸入之飲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  
 知其困敝而不安矣紂之酣身不復醒矣所以安  
 之而不自知無有休息酒之所為暴心日長凶疾  
 很厲死亦不畏閭巷不肖醉酒無藉不畏死之狀  
 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當時縱酒之罪止於紂與  
 眾逋逃之人耳而無辜之人無不罹其禍使商國  
 靡有子遺無有德之馨香寓于祭祀而顯聞于天  
 者但大有民之怨氣耳風俗既成人皆嗜酒罪合  
 于一腥穢充塞天所以降喪于商其所以不愛于  
 商者惟其以酒為安天亦豈固欲虐爾民亦惟爾  
 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已前言殷先哲王上下  
 皆畏敬此言後嗣王通天下風俗皆昏亂兩段正  
 相應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茲之多  
 者爾在文武之側朝夕所聞不外此事親見文王  
 之家法森嚴如此況古人之言水能照妍醜耳不  
 必於水觀但於民觀之足矣今惟商墜厥命監莫  
 大於此其可不以此大監之有所竦動以撫當時  
 百姓乎



予惟曰汝劾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汝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者在外則有侯甸男采衛又況有太史內史朝夕相親相近者於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敬乎圻父司馬也順眾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司徒也掌邦教之官格民非心者薄備言迫也迫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違宏父司空也掌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當劾毖者况汝能剛制於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也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其有告爾云商民復羣聚而飲酒汝不可縱當盡執拘使歸于周我其殺之至此周公之刑甚嚴矣



刑雖甚嚴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辭也周公誠意懇惻深恩漸染之深導迪之誤至于沈湎未可遽殺故謂之勿庸且當教之其有不湎于酒爾必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於天下至不聽我教辭不蠲潔其事是終不能悛改時則同歸于殺言惟至此者方可殺也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為勿庸而姑教之從者褒顯而用猶不從者始不得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注**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至是又教康叔以反躬汝當常聽我之言以謹恣其民若復有酒于酒者汝不可辯說以為汙俗之舊爾實司牧其民民湎于酒誰之過則康叔安得辭其責可不盡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并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蓋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家疆而難通者

通志堂



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為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者疆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於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為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為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無從而生此康叔為邦之本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為邦之要務在虚心屈己不敢自用取諸人以為

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為邦之道大意在虚心也。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既通一國之情矣又取人為善盡君道矣乃示德於邦人蓋叛亂征伐之後瘡痍未瘳死傷未復必以好生之德撫摩之此君德之常體而尤急於治衛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謂我之意不欲厲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厲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為德敬以慰勞斯民謂之敬



勞者以尊臨卑以賢臨不肖以治臨亂常若己高而彼卑不免有嗟來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撫叛亂之後當然凡為邦者皆當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將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為姦宄者與殺人者歷人者歷人如今干證賊所過歷者也皆宥之而成與為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德先之凡為康叔臣者見其君好生之事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宥之然康叔之所宥及於殺人歷人者臣之所宥止於戕賊敗害人者蓋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職也三節皆有次序先通一國之情使無猜疑間隔次取人為善以一國之善為師而後以好生之德撫摩慰勞之康叔治衛之道備矣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諸侯之意監如三監之監自黃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監諸侯之長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既誅命康叔繼之如旄丘之責衛伯則知衛伯亦當時諸侯之長矣王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為治民非為它也舜之



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命康叔為  
 監亦但言涵養撫摩不可殘虐至于鰥寡無告者  
 敬之使得其所至於寡婦無依者聯屬之使有所  
 歸聚合其民大度以并包而含容之無有平民鰥  
 寡匹婦之分效致也如效牛效馬之效王之所以  
 致此命於邦君以及於御事者果何以哉非如後  
 世為文具徒掛墻壁而已必有所以也康叔當深  
 思其意優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  
 養之地治亂國者易於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  
 引養引恬和緩不迫漸而引之如杜詩所謂微風  
 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久病之人驟加藥石反以激  
 病安恬以補養之引而至於和平可也監謂康叔  
 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可以  
 法治之總前三節之意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塗丹雘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既用力整  
 理而陳布修治矣苟不為疆畎必有水潦之侵牛  
 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既築垣墉矣苟不覆蓋必為  
 風雨所飄搖又如造器既勤於樸素矣苟不加采  
 飾則樸斲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





梓木為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謂國家基業自太王  
 王季文武艱難積累周公復為之定亂十已七八  
 矣今之所少但欲隄防覆蓋粉飾如疆畎墾茨丹  
 獲之類而已康叔苟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為變亂  
 則前日之艱難工夫皆廢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  
 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

周公舉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矣

文王既勤用明德以撫綏懷養故諸侯皆來協力  
 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撫綏懷養故諸侯皆來協力

以終此事今成王方專以德安和懌撫先後迷惑  
 之民使之皆歸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蓋先王  
 大業十已七八觀皇天既付中國民可見矣所少  
 者迷民未安耳是周家之所欠闕正在康叔也康  
 叔於此苟不同心協力安慰迷民其何以安慰先  
 王所受命乎已者發語之辭監則呼封康叔以言  
 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為子孫萬年  
 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協力撫摩之不能撫



摩則變亂尚未可保何以爲萬世計哉見聖人規模之廣大後世創業之君苟且一時而已晉武帝平吳之後何曾諫曰陛下朝夕所論特家人婦子之常事爾武帝固無萬世之規摹矣古之王者民衆少有不妥必撫摩安慰無所不盡者永保之念至于子孫則不靜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二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會一以遷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宅建作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誥使成王知艱難之理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攝

通志堂



政之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  
王自宗周鎬京以至於豐豐文武廟在焉於廟中  
命召公往洛先周公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惟三月丙午朏三月初二日也初六日戊申召公  
乃侵晨至洛卜其所居太保於二十一日受成王  
命而行初六日至夫自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如  
此者聖賢舉事詳審顧定故以半月在道審定規  
摹及至于洛舉而行之況道塗頓敝精神未定故  
三日之後誠敬既存方往洛邑卜宅至則即卜非  
可以跋履之精神臨之也者古人舉事必用稽

疑召公見至公之理甚明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  
往卜之卜之既吉乃經營作洛之事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  
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  
營

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殷民築洛  
之基址工築之事方興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  
者社稷宗廟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綱皆定翼日之  
朝周公於是來洛徧觀召公之經營周公總大體  
而已召公既役周公乃觀上相之體當然古人為



治之體統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天祭地也周公既已達觀新邑乃用工起宮室欲坐明堂以朝諸侯為無窮之計先祭天地而後用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祭之七日周公方以書命殷之眾諸侯使來助役作洛國家之大事也古者王室有大事諸侯莫不

赴役既命殷庶民皆趨事赴功大抵古人作事規摹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受命初六日至洛

何以延滯半月乍至之初精神未定未可告神明也既卜之後不即營治必三日庚戌方以殷眾築基址者卜既得吉相視籌度某處可築某處可造故三日而後工築興也既築之後五日位成又何以能成位於五日之間先王仁恩浹洽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樂事赴功故其功速亦見古之建都邑不窮奢侈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非若後人規摹廣大經年而不成也況古人為學精粗通貫作洛之事召公諳練精熟計預事果不費疑滯五日即成也規摹既成周公乃觀既觀之矣三日



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赴役之民用工  
 周公又何以遷延至十二日也古人舉事其事愈  
 大其動愈遲十二日之間反覆經營規摹全備用  
 工之後不愆于素蓋不於斤斧紛紜之時始有商  
 議也庶殷丕作者周公命殷庶其至未一廬舍未  
 定乃能欣然而大興作非聖人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何以感其丕作也夫侯甸男邦伯趨事赴功可  
 也至於讎民丕作乃見周公感人之深史官書此  
 其意深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語告庶殷越包乃御事  
 此一章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止告周

公謂王不在洛則可謂告周公則一篇無告周公  
 之辭也又一說謂終篇戒成王成王在洛告周公  
 與告成王同使成王果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取  
 幣來獻者何以不即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序言  
 成王在豐不聞在洛史官言使太保先相宅本非  
 自來也蓋洛邑事畢周公欲歸宗周召公乃取天  
 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召公欲陳  
 戒於成王故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  
 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以諸侯之幣與召公之戒  
 併達于王也召公謂今洛邑已成欲歸誥告殷民



根本乃自於御事皆不敢指成王故謂之御事如今稱人為足下執事之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已上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元者長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長子也商本天之長子後世失

道天即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為周之命矣皇天之無親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蓋有無窮之休

矣然而遺大投艱天下之責在一身所可憂者蓋亦無窮嗚呼王其若之何天以元子之責改與成

王王何以當之其可不敬乎辭之懇則感動之至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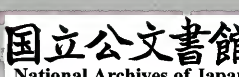
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以大邦之殷一失厥道天即弃絕其命堂堂大邦既為天所弃絕今當如何且商家賢聖之君六七

作在天之先哲王可以憑藉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今觀之皆不可憑藉扶持矣則成王安

可盡憑藉太王王季文武也商之厥後子孫不稱天意多見遠識者則使之藏隱而留於王朝者皆





鰥病多害之人以此治民故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皆保抱攜持其婦子以號呼於天欲奔亡而  
 避惡政出則為紂所執以此見商之亡非弱也其  
 威令尚行於國中其法度尚嚴密出奔者即就拘  
 執民果不能如紂何而紂果能勝天下矣然其所  
 以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民之  
 奔亡者紂即執之固在威虐之中至天哀于四方  
 民紂之威虐亦無所用人力豈可以勝天哉今王  
 受天之眷命必當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可也召  
 公之言至此尤切

自古先民有夏大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我相古先王有夏傳之於子從而導迪保佑之而  
 夏能保天意而順若天於夏如此夏先王於天如  
 此非不可為後世憑藉扶持以今觀之既墜其命  
 矣又相有殷天之所以導迪保佑者亦非不盡其  
 至而湯亦能稽順天意以今觀之亦墜其命矣然  
 則前人誠不可倚也今王以幼冲而繼嗣必無遺  
 老成人詢以事天治國之理王果能不遺老成人  
 我方謂王能稽古人之德况謂庶幾能稽謀自天



言咨詢老成方庶幾爾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召公前既言先王難恃天命難知能詢謀故老方庶幾知此恐成王自尊而抑之也聖賢立言本末全備既抑之必又進之故嘆息而言王雖冲子已為天之元子矣為天之元子苟大能以至誠包容覆育小民則今即有休美矣此以進成王也前之抑所以虛其心後之進所以彊其志王既為天之元子即當自此用力亦王其疾敬德之意何者未為元子尚可停俟既居元子之位安得不即用力乎

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都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托周公之言以戒觀此則召誥非告周公明矣旦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稱旦曰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為此大規摹有此大功業天命至此方有

晉書卷之三

通志堂



所成以之治民今必休矣古人舉事規摹廣大洛邑之作上與天同大感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為此而作洛規摹豈不大哉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者恐成王恃天命之已成欲其以未成居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王今必當先服殷之

御事使來此附介助我周家之御事不可以商周

二其心要在一視同仁使商之臣與周之臣合而

為一節抑商臣之性漸柔陶成日進一日至於日日進新也然又在王以身率之王欲用敬德之工

當為所不可不敬之德蓋不得不然者非有勉彊

如飢食渴飲之常莫之為而為者耳至於莫之為

而為則其動也天自然一視同仁合商周為一體

混新舊為一致此疾敬德之工夫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

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又再言夏商存亡以告成王恐其聽之略也



夏商之所以興亡所以長短皆非我之所能知惟不敬德者即亡興亡長短不觀於天惟觀於敬此召公見之之的也夏商之天命蓋如此今繼受此命其可不思夏商之所以長所以短者鑒之以續其事功又況王乃初有基業者又不可以比前也王乃初服者初有基業無他倚恃其可不敬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於初生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在今日知今

我初服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之時也提而省之往都新邑敬德安可少緩王惟用德乃可祈天永命言祈天永命無他術止有敬德為可耳曰祈者欲成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君德在於好生王勿以下民過用非法之故遂敢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於殄戮忿疾一生即損君德矣何則人君之德止在好生好生之德止在於





用常法治民以常道而有功則可以非道而有功則不可蓋王所處之位在於德元元者善之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君以此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成王在文武之側豈不知君德之根源正在於罔厲殺人召公不已於告者恐成王於為治之際因有所違拂而壞其本原也王果能以好生之德洽于天下小民方盡知君意以王之刑罰用於天下初非動用非法則於王豈不甚顯如春氣著物無所不徧王所以顯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矣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不民受天命君臣之間當各盡其休言我欲如夏歷年之久勿

欲如商歷年之替召公言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永命在天君之所以受之者乃在於小民耳古人言民召公改言小民者蓋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公原其根本使成王知之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達所言於王末又殷勤至於拜手稽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也百君子





謂商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  
 友民已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  
 德召公前既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  
 事合而為一矣至此又分為讎民友民者前自心  
 而言後自勢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  
 而為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者所謂友民者化猶  
 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教迪之謂之讎者欲成  
 王知商民尚伺闕失乘間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  
 切至此初非分為二體也我與讎民及友民引領  
 翹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受之為成王者何以  
 處此果有威命明德使保受之方終有成命王  
 亦顯明我非敢自謂勤勞言初無補於國家但能  
 敬奉幣帛以供王奉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祈天  
 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能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卷第二十三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  
 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巳事而亟去所以明  
 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何也  
 伊尹之時國無他變太甲思庸則其責塞矣至於  
 周公雖卜洛以遷商民基業略定然其心猶未服  
 四方之大勢猶未集非周公誰與鎮安之此所以  
 欲去而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書曰復歸于亳著

增修東萊書卷第二十三

通志堂



作湯誥之時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  
 作周官書曰還歸在豐著作周官之時也他篇亦  
 莫不然而洛誥之序則獨不然告洛邑之卜周公  
 在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作洛誥之書周公歸宗  
 周而親告於成王也若如書序之凡例當云召公  
 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歸于宗周作洛  
 誥今乃於告卜之下即書作洛誥不復著其時何  
 哉蓋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則都邑定都邑  
 定則受朝會遷商民而周之基業定周之基業定  
 則周公之去志亦定當使人告卜之時告歸雖未

形於言而精誠至意實與之俱往矣孔子深見於此心故變例而書略作誥之時而發作誥之志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  
 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  
 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佻來以圖及獻卜  
 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  
 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於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  
 作洛獻卜之事反告於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  
 孺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之明君  
 以稱之蓋大卜洛之事而深發其敬也世儒復辟  
 之說蓋生於此語抑不知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



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君幼而百官總己以聽焉是固冢宰之職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王則昔固為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為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述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幼冲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為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

聰並受四海之圖籍大哉洛邑是誠作民明辟之

基也是誠周公建都之意也蕭何作未央宮不過曰非壯麗無以重威耳臨之以周公其基作民明辟之言眇乎小哉不啻天淵之間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即召誥所謂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顧氏謂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其論遠近則然矣若曰先卜近以悅之建都邑至重也質神明至肅也此豈苟以悅衆之時況本欲居洛姑先卜黎是命



龜之際其意既不誠一矣苟龜兆而吉也將屈吾本意而遂居黎乎聖人之舉措殆不如是也然則周公何為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衆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見哉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黎雖不及洛然亦周公並近商郊審擇面勢可建別都之地若擇焉而不詳是彊天之合而必龜之從已豈聖人之心哉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亦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洛都雖有二城而成周則總其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為成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之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為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



也倅來以圖及獻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人來宗周獻營繕之圖及龜卜之兆於王蓋追述獻卜之事言洛都之成將以致告歸之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倅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者敬受周公之言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者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其作周匹休者言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家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成王復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隆天命二者皆不繫於己惟繫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倚之者甚重而

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倚之者甚重而



紫之者蓋甚長也成王察言觀色知周公將致告歸之請故豫以是留之其於師保事之可謂篤察之可謂精矣是殆非前日未敢誚公之成王也拜手稽首誨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平嚮即有僚明作有功博大成裕汝永有辭成王既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者告之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務也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載者成秩敘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神則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告成王若闕於事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祇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

增修書言卷之三

六

通志堂



此故周公以為首務也予齊百工倂從王于周予  
 惟曰庶有事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  
 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為以大慰天下  
 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為之事也方  
 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雖或有不齊公固化之  
 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  
 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  
 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  
 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既  
 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乎今王即命曰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解者基業  
既定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既成周之  
 業既定矣論創業之勲不可後也故教成王今即  
 出命曰記錄功臣之宗勲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  
 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為功臣之宗者居其冠  
 故謂之元祀也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而後  
 定蓋功臣之冠天下觀瞻所以鎮服羣下者實繫  
 此舉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  
 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既  
 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  
 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蓋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  
 都而慰荅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大之業而





念舊錄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不視  
 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者周公既告成  
 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臣之載書苟無  
 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窺之亦  
 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  
 自教工也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  
 有朋比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  
 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燄燄之微耳其所焚  
 灼以敘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絕矣其  
 可不深戒其初乎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  
 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開之於始而禁之  
 於未發也厥若彛者告成王以其順典彛也及撫  
 事如予者告成王以撫定天下之事當如我為政  
 之時也及云者周公自謙使成王先順典彛而因  
 觀法我之所為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即周公  
 所齊從王于周之百工戒成王之洛當惟以此自  
 從不可以他人間之也周公為成王慮者可謂悉  
 矣示之以典欲其遵也教之以身欲其效也遺之  
 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邑誠能循奉典彛師  
 法周公信任衆賢則治道亦無餘蘊矣仵嚮即有  
 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者復告成王當



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僚曉然  
 不惑奮揚興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苟  
 不知上之所嚮則惑惑則怠怠則績用弗成矣然  
 則所嚮果何嚮也曰惇大者其所嚮也一代必有  
 所尚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  
 異其功之殊而體皆惇厚寬大共成溫裕之風俗  
 則是周家八百年之所尚實定於成王休聞顯譽  
 豈有既乎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  
 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  
 治體蓋非後世之所可及也治體定則治道成故

此章亦止於此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事亦識其有  
 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  
 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  
 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既舉治道以誨成王此章復申言之而致告  
 歸之請也已汝惟沖子惟終者周家之治文武周  
 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故周公歎息  
 而言曰已乎惟汝幼沖之子而承如是之大基業  
 惟有以終之乃能塞責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





不可不負荷也前章之誨於內治為詳至於統御諸侯教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偽為誠以佞為忠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固阻兵也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

無誠意以將之耳享觀之多儀極其繁縟皆無誠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推其國之政事其將差爽侮僭隳王度而為叛亂矣固當察之於早治之於微也豈待其貢物不至而始知之乎於陞降俯仰之間而識其向背是非心之存者未能察也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養乃時惟不永哉誨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亦有不暇為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為者於



天下王其聽我教汝於輔助斯氏教養之常道次第而頒之於民可也覆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輔民彛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感動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惇篤次敘武王之事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苟成王作聰明喜變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敘則天下安肯用一幼冲孺子之命乎篤敘云

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貴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者告戒既終勉

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復與聞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周公既與成王決別以民者國之大本意未能已復指而言之曰彼寬裕我民之道前所謂隸民彛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違戾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其真知本者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必祀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荅其誨言稱其功德蓋所以開挽留之端也公明保予冲子者成王退托言我幼冲孺子蒙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莫能自辨皆傳養者明以保之使其免於水火歸重於公者亦至矣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者荅周公之誨言也公所稱舉以誨我者明著深實皆丕顯之德蓋欲以我小子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舉祀典我不敢不深是誨也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漫頽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荅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恒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衆之上矣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即前所謂肇稱殷禮蓋以惇重宗敬大禮之心而舉行次敘大祀徧祭百神而大享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略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為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荅以祀為後者先其實也齋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為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也告者視其原受者得其實周公可謂善誨成王



可謂善聽矣苟周公先言祀成王亦先言祀安知  
 非徒既其文而未既其實乎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于冲  
 子夙夜必祀者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  
 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教于四  
 方四方之人雖邊陲海隅亦皆旁作穆穆以發誠  
 敬之容德益向新俗益向美前迓太平其象可見  
 文武勤勞創業垂統以教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  
 迷錯我小子拱手仰成徒知為祭主蚤夜謹祀而  
 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周家者亦云盛矣天下  
 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  
 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  
 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  
 兼三王其勤勞特甚焉信乎其為勤施也不曰既  
 平而曰迓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亶亶  
 方進之意焉周公勤勞如此勲德如是成王弁冕  
 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  
 莫切於是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既稱周公  
 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迪我小子  
 之篤罔不若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蓋言語所不能  
 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之心愈切矣人君有安居而與師保  
 議論者有臨朝布政而接諸侯卿大夫者此成王  
 欲退私而臨朝也謂我退而即君位于朝命公後  
 伯禽於魯言公不可去封公之子以治魯國之民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四方今始開啓其治端耳諸侯尚未知來王來享  
 而舉尊王之禮也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宗禮之  
 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救寧而豈為全備哉公必  
 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為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為  
 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為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  
 之民以治之為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  
 眇然幼沖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為己留  
 亦當為天下留為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予往已者王謂公若留我則敢往新邑使天  
 下諸侯欽肅將大祇敬歡協公之功公之功亦至  
 此而成矣此語與亦未克救公功對言也前章就  
 成王之身言之此章又就周公之身言之見其留  
 之愈切也公無困哉者王謂公捨我求去實為困  
 我公前言規摹如此之大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



矣而去之何哉公之不去我亦無厭斁其康安天下之事不然焉保其往公為周之儀刑舊矣今勿替之則四方亦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為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命民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恭所以欲去者謂上下全備矣王又深以文武為言是所以弘大我之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博也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乎先

周公謂我既留君臣之間當同用工大立規摹孺子來相視洛邑其大博厚其法用殷之賢人周召之言多加大者天下之工夫未有小為之而能有成者也是必委一身於其中如人為學學之外無他事乃可若一出入始勤終怠豈能成德必大博其典大用殷之賢人治為四方之新君作周恭敬之君第一人又言其自是洛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邦皆休惟王乃有成績苟一二邦不休則績安可謂之成且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



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答天下之衆  
 作周家誠信之臣第一人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於  
 王言恭先於己言孚先者蓋恭者治之原治原當  
 出於君而臣但作孚信之先者而已亦歸政之指  
 也大抵功成則退臣之道也周公謂制作已備可  
 以去矣其本心也成王留之則又更立規摹終則  
 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毖殷乃命寧

周公謂成王考我告子之言乃盡本於文祖之德

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考之一辭

甚要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異與之言能無說乎必改之繹之可也使來必慎治殷之民其必命之

以寧命者如射命中之命命中者必中之謂命寧者至於必寧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

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殷乃引考王侖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留即告于文王武王以秬鬯二卣拜手稽

首以此心休享不敢宿而禋于文武之前公之一

去一留對越文武也亦以堅成王之心謂汝之不

可不勉者已告於文武矣予不敢宿者對成王之

時此心此意即對於文武也自是當惠順篤厚次





敘而行無至于邁自疾之地能如此則萬年皆厭  
飲汝之德殷之民亦日漸月漬而有所成矣殷之民  
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蓋殷民乃讎民能  
使之承敘然後萬年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  
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當時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也王在新  
邑在洛也烝祭常祭歲也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  
一常祭止用駢牛一也因烝祭封伯禽於魯王賓  
殺禋於常祭之外又殺牛以祭封伯禽與祭歲對

言故曰賓以歲為主此為賓也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  
終始至此凡七年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